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菘之所以謝郤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菽甚歡明年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合比予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特簡爲廣西鎭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

寄予序之予雒誦一周其在

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能道者耘菘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